

相 聲

秦琼战关公

葉利中口述
張繼樓 葉利中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声 相〕

秦 瓊 战 关 公

葉 利 中 口 述

張繼樓 葉利中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這是我們出版的傳統相聲第三集。包括對口相聲七篇。

第一集“賈行家”出版後，有的讀者要求我們作一總的規劃。我們暫時還沒有條件，因為老藝人散布在各地，整理工作又很不簡單。我們手里就掌握一批資料，但大家都知道，資料不經整理還不能出版。我們只希望能把組稿工作做得更積極些，尽可能快地多出版一些好的傳統段子。

這七篇中前三篇教育意義更顯著，反映生活的深度不讓“賈行家”一集，在藝術技巧方面顯得更多采，構思更巧妙新奇，運用誇張也比較好實在是相聲舞台上的紅角色。

“秦瓊戰關公”刺軍閥的敲榨與愚昧。運用這種“前朝不接後代”的“錯亂法”，“交錯法”的段子是很多的，情節較近的有“羅成戲貂蟬”（傳統相聲）、“王金龍與祝英台”（新相聲），都有顯著的喜劇效果。

“財迷”使人想起儒林外史的嚴監生，死魂靈里的潑留希金與謝德林的哥略夫里奧夫家族。它寫的是富而吝的剝削者種種無聊、猥瑣、卑微的故事。果戈里的話完全可以用在它的身上：（他的人類情感）日見其淺薄、微弱，而且還要天天從這廢墟似的身上再碎落一小塊。……聽這段子我們也很自然的想起果戈里的人道的叫喊：要小心謹慎地管好各種人類的感動，它會不知不覺地在中途消亡、失掉……

“賣棺材”寫投机商。我們剛出过滑稽“棺材店大拍賣”(收集在滑稽“阿福上生意”一書中),看來滑稽的这段子是受到相声啓發而成的。欢迎讀者們比較着看。

“开粥厂”是著名的貫活类段子,自成一格。其余三篇也是形式上可以保留的段子,富有趣味性。很多新相声曾套用过这些形式,讀者想是欢迎这些老段子的介紹的,这些与第二集“歪批三國”中的几篇联起来,可以看出相声某些傳統形式的一个輪廓。

欢迎各地曲藝專業团体寄傳統段子來,也希望大家对已出的几本傳統相声、滑稽的集子提出批評与意見。

目 次

秦瓊战关公.....	1
財 迷.....	14
賣棺材.....	28
开粥厂.....	44
賣春联.....	59
天文学.....	70
南征夢.....	79

秦瓊战关公

乙：这回是我給您表演一段相声。

甲：嘔！您也是說相声的？

乙：对啦！

甲：不容易呀！

乙：怎么說相声还不容易呀？

甲：得有三个基本条件。

乙：嚶！

甲：第一得口齒伶俐，第二得腦子聪明，第三得念过几天書。

乙：也就是个記問之学。

甲：您別小看这行。

乙：我沒小看您呀！

甲：好漢子不干，賴漢子干不了。

乙：什么叫好漢子不干呀？

甲：大学畢業，外國留洋，他願意說相声嗎？

乙：沒听說過。留洋学生回國學說相声呀！

甲：賴漢子又干不了。傻子、神經病，叫他們說相声？

乙：嚶……是干不了。

甲：也就是象我們这些人，外表看着一个一个都跟精灵鬼似的，其实都沒念过什么書，才学这行哪！

乙：这倒是实話。

甲：要不怎么說相声人材难找呢！您看全國說相声比哪行人都少。

乙：唔！是不夠用的。

甲：再說，解放前，但分家里有碗飯吃，也不讓自己孩子学这行。

乙：对！

甲：头一样是不知是不是材料。再說賺不了多少錢是小，最主要的是受气呀！

乙：噯！

甲：您看旧社会，那些官僚、地主、軍閥、政客，給我們起的这个名就受不了。

乙：管我們叫什么呀？

甲：有的管我們叫罵大会的，有的管我們叫扯壩子的，有的管我們叫臭說相声的。最有一种人說話气人！

乙：怎么气人？

甲：他管我們叫玩意兒。我們挺大的人楞叫玩意兒，一百多斤的玩意兒，他們怎么玩呀？

乙：沒法玩。

甲：他們家要有个喜慶寿事，叫个堂会，“去，給我叫班玩意兒來”。

乙：真不象話。

甲：我們这些玩意兒就都得去！到那兒得小心的說：忌字呀，老爺的官諱呀，都得留点神，万一不注意，甭說說錯了一句話，就算說錯了一个字，挨頓臭罵，不給錢事小，說不定就得关您仨月。

乙：什么罪呀？

甲：什么罪呀！他們听着不舒坦，这就是罪。

乙：真是橫蠻不講理。

甲：他們要是講理，就不管他們叫軍閥、官僚啦！就拿山東督辦，狗肉將軍張宗昌來說，他一家子坏事就做尽作絕啦！

乙：嘔！

甲：張宗昌老粗出身，連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一身地痞流氓的習氣，他楞能在几年的功夫，从勤务兵爬到山東督辦。

乙：是啊！旧社会做人越是無惡不作越有办法。

甲：他当兵的时候，一个月領一塊錢的餉，可是他比誰穿的都好，吃的都舒坦。吃喝嫖賭抽，全來。

乙：錢來得容易嘛！

甲：有一回，張宗昌在賭錢，把錢都輸光啦！还想撈梢呀，可沒錢啦！当时借也沒处去借。“他娘的！”一打腦袋，“噯！”他想出个主意來啦！

乙：什么主意呀？

甲：当当。

乙：嘔！当条褲子，当件汗褂？

甲：当寶貝。

乙：嚇！寶貝？指不定又是哪訛來搶來的。

甲：这您可別冤枉好人，一不是訛的，二不是搶的。倒的确是他們屋里头的。

乙：嘿！他們家里还有寶貝。

甲：这寶貝您家也有，不过您犯不着賣它，当它。

乙：是呀？

甲：他用个小木头盒子裝着，外边用把鎖一鎖，抱着進当鋪啦！“当这个。”站柜的過來啦！一看四四方方的一个小木头盒子，外边上着鎖，看这样子准是值錢的东西。

乙：对！宝贝嘛！

甲：自己不敢看，怕看走了眼，赶紧把头柜请过来啦！

乙：头柜眼力好，识货。

甲：头柜过来啦！戴上花镜，看了看小木头盒上着锁，当时就说啦：“您拿钥匙把锁打开我们看看，再跟您说价。”“这是我们家传家之宝，传了几辈人啦，钥匙早丢啦！就别看啦！”

乙：啊？别看。不看怎么说价呀？

甲：“这不行您哪！不看？我们怎么说价呀？”“我就当两百块，少当少贖，少花利钱。论值可就多啦！”“我们怎么喊当票呀？”“你就喊宝贝就是啦！”“宝贝！宝贝也不一样呀！是猫眼，是璧璽，是金剛鑽？”“那些玩意儿算什么！我这是金的，活宝。”“金的？金的我们也得过个戥子呀！有多重呀？”“过戥子，那到中，要是跑啦你得赔。”

乙：哎！当的东西还会跑呀！

甲：头柜一想：“哪儿会有会跑的宝贝呀！”“好您哪！跑了我负责赔您，您打开我看看。”

乙：他是真想作这笔买卖。

甲：什么话呢！越多当钱，他越高兴呀！多收利钱呀！

乙：（微笑）嗯！

甲：“你打吧！把锁砸了就是啦！”头柜也真听话，找了把钳子，一擰：格，锁开啦！把盖一打，就看刷的一道金光，真有二寸多长，浑身金晃晃的，往外就跑。头柜吓了一跳：“要跑。”

乙：啊？跑！

甲：头柜赶紧用手就抓，没抓住，哎！一声，给头柜来了一口，找个洞就钻进去啦！

乙：嘿！真是活宝，还咬人哪！

甲：头柜手也破啦，眼也直啦！活宝不見啦！可麻煩啦！張宗昌这下得了理啦！“他娘的，我早就說啦，活宝嘛！跑了吧！你可說了你負責，賠吧！”

乙：吆！这个乱子闖得可不小。

甲：头柜一看事鬧大啦，趕緊請老掌柜的吧！

乙：嗯！

甲：把老掌柜的請來啦！倆人一商量，沒辦法，賠吧！人家先說清楚啦，活宝！金的，头柜也看見是金晃晃的呀！沒錯。“老总，我們疏忽，我們認賠兩百塊。”“兩百塊？那是當，有錢我還贖哪！要是賣，那兩百塊連条尾巴都買不到。”

乙：要多少？

甲：“一千五。”

乙：啊？

甲：連老掌柜的帶头柜，說歹說的，給了六百塊才算了事。

乙：这回張宗昌可賠了本啦！

甲：賠本啦？滿是賺的。

乙：不是賣要賣一千五嗎？

甲：兩毛也沒人要。

乙：活宝，金的？

甲：什么活宝呀！耗子。要不怎說您家里也有哪！

乙：啊？耗子？那怎么金晃晃的呀？

甲：那还不容易呀！找个耗子，花兩毛錢，買一錢賣大力丸滾衣子用的那种浮金，弄点膠水，把浮金一攪，往耗子身上一刷，金活宝嘛！

乙：嘔！耗子就訛六百塊呀！

甲：他这还算有良心的哪！

乙：要沒良心呢？

甲：要是他給換个猫呀……

乙：呃……那当鋪就归他啦！

甲：張宗昌爬上了山东督办以后，那就更不講理啦！

乙：当然啦！

甲：想什么霸什么，要什么占什么，这下他嫌說詐都麻煩啦！

乙：是呀！

甲：不但他不講理，他一家子都跟着作威作福。

乙：嘔！

甲：有回給他爸爸做寿：七十歲。

乙：整寿。

甲：把北京、上海，戲曲界的名角都給叫去啦！

乙：听听，給叫去啦！

甲：旦角行的有梅蘭芳梅先生、程艷秋、尙小云、荀慧生、徐碧云、筱翠花。老生行的有余叔岩、馬連良、高慶奎、譚富英、时慧宝。武生行的有楊小樓、孙毓坤、李吉瑞、尙和玉、小达子。花臉行的有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小花臉有蕭長華、馬富祿、慈瑞泉，連上海的盖五爺、周信芳全去啦！

乙：嘿！全是名角。

甲：唱三天堂会戲，不賣票，憑請帖入場。

乙：嘔！

甲：可巧那年我正在济南說相声哪！我听到这个信，这么好的戲，千載难逢的好机会，不能不听呀！

乙：那是呀！

甲：我把当天的買賣都擱下啦！

乙：为听戲連相声都不說啦！

甲：我到了張宗昌公館門口呀！往里就走。

乙：楞闖。

甲：四个馬弁把我攔住啦！

乙：沒法不攔住。

甲：“干啥的？”我說：“哈哈！說相聲的。”“你想干啥？”“我想听戲。”“請帖呢？”“請帖我到沒有，我有張訃聞。”

乙：訃聞干嗎？人家那兒又沒死人！

甲：不是我們街坊二大爺死啦嘛！給我來了張訃聞。

乙：那是兩碼事呀！

甲：“混蛋！”

乙：罵上了不是。

甲：“是您哪！老总。”

乙：嘿！給端回去啦！

甲：“走！”

乙：得！進不去了吧！

甲：前台進不去，走后台。

乙：對啦！后台好混。

甲：那天后台也緊，也有兩馬弁把門。

乙：后台也進不去！

甲：里边都打了鬧台啦！嚇都魯，吭采吭采……嚇！急的我直出汗。

乙：至于嗎！

甲：我正在沒咒念哪！这么个時候來輛小汽車，从汽車上下來仨人，頭一個下來的提着个靴包，第二個下來的抱着画臉盒子，扛着把子，第三個下來的足有七尺多高，穿着紡綢大褂，我一看認識。

乙：誰呀？

甲：金少山，金三爺。

乙：嘸！您認識金少山？

甲：我認識他，他可不認識我。

乙：那有什麼用呀！

甲：跟他生鷄蛋畫花。

乙：怎麼講？

甲：假充熟，我過去一鞠躬，三大爺，您好啊！

乙：三大爺？哪兒領（讀令）的①呀？

甲：不就從我師傅的兄弟，他叔伯伯的姐夫，他三舅的二大爺
哪兒領的嘛！

乙：我沒法給您算這個帳！

甲：我一叫三大爺，金少山不認識我，他也得認識。

乙：怎麼？

甲：我尊稱他一輩呀！

乙：好嘛！

甲：“不敢當！不敢當！恕我眼撮②，您貴姓？”“您把我忘啦！
咱們爺倆不是在北京見過面嗎？”

乙：您跟金少山在北京哪兒見過面呀？

甲：不就在西單牌樓長安大戲院嘛！

乙：嘸！在後台見過面？

甲：不！他在台上，我在台下。

乙：啊？看戲見面呀！

甲：我冲着第一個下來的人說：“來來來，大哥，您一人拿兩樣
多累得慌，來，我幫您拿一樣。”

乙：哎哎哎，您管這個幹什麼呀？

甲：您不懂不是！我扛着把子，跟着金少山到門口，兩馬弁一

① 哪兒領的，關係哪兒來的。

② 眼撮，眼睛模糊。

看我，我——指把子：“噫！”

乙：瞧这分德行！

甲：我進去啦！

乙：嘔！混進去啦！

甲：到了后，我把把子交給金少山跟包的，趕緊就往下場門就跑！扒着台帘一看呀：嘿！就这头出戲就沒地看去。

乙：什么戲呀？

甲：千里走單騎，过五关斬六將，古城会斬蔡陽。

乙：好戲。

甲：小达子唱的关羽，錢金福唱的蔡陽，侯喜瑞唱的張飛噴呐腔，足夠一字調，連唱帶打，真叫好！

乙：本來嘛！

甲：台底下这个叫好啊！

乙：瞧瞧！

甲：全都叫好，就一个人直瞪眼。

乙：誰呀？

甲：第一排当中間，沙發上坐着一个老头：長里夠三尺五，橫里到有二尺八。

乙：嘔！柿餅子形呀！

甲：腦袋長的跟青果差不了多少，的溜圓的耗子眼睛，蒜头的鼻子，扇風的耳朵，薄片子嘴，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十五根狗蠅胡子，要多不是人样，有多不是人样。

乙：这是誰呀？

甲：張宗昌的爸爸。

乙：嘔！老寿星。

甲：看了半天他也沒看懂。他急啦！叫馬弁，“馬弁。”“伺候老太爺。”“到后台把他們管事人叫一个來。”“噎！”——馬

弁趕緊到后台。

乙：嗯！



甲：“誰是管事人？”管事的過來啦：“什么事，您哪？”“我們老太爺叫你。”“好，您哪！”——管事的跟着馬弁到前台來啦！

乙：嘔！

甲：“老太爺！您有什么吩咐呀？”“什么吩咐！我問問你，剛才唱的那出是什么戲呀？”

乙：合着連什么戲都不知道。

甲：“老太爺！那出是千里走單騎，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古城會斬蔡陽。”

乙：對！

甲：“什么？關公過五關斬六將，關公殺了几個人呀？”“殺了六個。”“這關公是哪兒的人呀？”“關公是山西蒲州人。”“混蛋！”

乙：罵上啦！

甲：“關公是山西人，他奉了誰的命令跑俺山東殺人來啦？”

乙：啊？

甲：“這……哈哈，這不用奉命令呀！”“不奉命就殺人，他要造反呀！”

乙：誰要造反呀？

甲：“我也沒聽說過有個關公，我就知道俺山東有個秦瓊，到底是秦瓊本事大還是關公本事大？”

乙：這是哪跟哪兒呀？

甲：“這……他們沒試過。”“叫他們倆試試。”

乙：那怎么試呀？

甲：“叫他們再唱一出！”“唱什么呀？”“叫他們唱一出秦瓊大

战关公。”“他……卜，这……这没法唱呀！”“叫秦瓊把关公打败了咱们就算完啦！要不然我不但不给钱，还要枪斃几个。”

乙：哎！

甲：軍閥不講理嘛！他說不給錢就不給錢，他槍斃个人跟抹个臭虫似的！

乙：是那个社会嘛！

甲：管事的没办法呀！赶紧跑到后台啦！小达子刚要卸，管事的說：“李老板，您先别卸，刚才那出走單騎，老太爺挑了眼啦！”小达子一听：“挑了眼啦？我一句都没唱錯呀！怎么会挑了眼了呢？”

乙：是呀！

甲：“他說关公到山东殺人要造反呀！”“啊？”“他不知道有个关公，他就知道山东有个秦瓊！您再唱一出吧！”“唱什么呀？”“唱出秦瓊大战关公。”“这……这没法唱呀！”

乙：本来没法唱嘛！

甲：“没有这出戲我怎么唱呀！”“您不唱不行呀！他不但不给钱，还要枪斃人。”“哎！”“您辛苦辛苦吧！咱们都是北京来的！別說槍斃人，他不給錢咱們就受不了呀！怎么回家呀！”

乙：对啦！沒盤費呀！

甲：“没有这出戲我怎么唱呀？”“現編吧！反正他也不懂戲，上去报个名，跟秦瓊打倆过合，給秦瓊打败了就算完啦！”

乙：这叫什么玩藝呀？

甲：没法呀！就这么办吧！找了个唱老生的時說活說的將就扮了个秦瓊。管事支会抹关公。打鼓的問什么戲，“什么戲呀？”“

“啊？秦瓊战关公，沒听說過。”

乙：是新鮮。

甲：“怎么打呀？”“我叫您怎么打，您就怎么打。打四击头上关公。关公半拉圓場上秦瓊，起急急風开打。”

乙：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甲：“就那~~一~~办吧！”打鼓的起四击头：倉倉采，苔八，倉采倉。一亮相关公出來啦！馬上台底下來个滿堂好兒！

乙：本來好嘛！

甲：大家交头接耳：“張廳長！怎么样？我說接着唱不是，古城会帶訓弟。”

乙：錯想啦！

甲：关公半拉圓場，秦瓊出來啦！台底下一看：“啊？張飛喝醉啦！怎么沒画臉就出來啦！”

乙：那是張飛嗎？那是秦瓊呀！

甲：“別嚷嚷！你怎么知道是訓弟呀？战長沙收黃忠。这……这也不对呀！黃忠戴白胡子呀？这位怎么戴黑胡子呀？黃忠使刀，这位怎么使鐧呀？”

乙：得！把秦瓊又当啦黃忠啦！

甲：“別忙，听听他們報名吧！”“俺关羽，”“俺秦瓊。”“吆！这是哪跟哪兒呀？”

乙：是有点乱！

甲：“对面來的敢是关公？”“对面來的敢是秦瓊？”着打。起急急風。吭采吭采吭采……过來过去，鼻子●瞞头●把关公打敗啦！台底下这气呀！

乙：沒法不气！

甲：張宗昌他爸爸可高兴啦：“好啊，好啊！还是俺山东秦瓊本
甲：

●● 京戲武把子裡的行話。